

龍頭

十八史畧校本

澤川左武郎講授
吉纂註

二

東京圖書館

門類函架號冊

龍頭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

元 廬陵曾先之編次

日本備後五十川左武郎講授

日本攝津高階英吉纂註

秦

秦先世非子為附庸邑於秦歷數世至襄公討犬戎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至始皇初并天下而稱帝都咸陽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又置四郡凡四十四郡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

庶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太實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

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

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

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

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

奇貨可居是貨

人之語以賤子

楚方財貨也

胎致堂曰孝文

莊襄立而幾何

其遽也不韋能

以其子為秦王

之子豈不能疾

去二君以其子

為秦國之主哉

要之孝文莊襄

蓋死於弒也第

其計謀詭秘人

莫得而知矣

史呂不韋傳始

皇九年有告嫪

毒實非宦者常

與太后私亂生

子二人皆匿之

與太后謀曰王

即覺以子為後

大索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家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

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陽翟縣屬鈞州翟音宅賈音古奇什喻庶子楚可居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富貴華去聲適嫡同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處音杵茅焦姓茅名焦秦臣也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涸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為去聲索音生入聲上上聲下並同平不音姓也從音蹤秦山東嶽在兗州黔首音儉平聲秦謂民曰黔首

國

帝

帝

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醪而死通鑑注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藉或作借謂以兵假借也齊持遺也言為盜齊也綱鑑補注曰除拜遺議曰命布告中外曰命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

謂黑色也猶周謂之黎民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乖離而適為敵國之助也業諸侯言賢者國之輔師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籍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間音澗下吏下獄吏治罪後下廷尉故此適去聲令平聲疾使去聲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丙史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王賁子賁音奔過音戈更音唐令去聲制制製也帝王制度之命也詔詔照也帝王詔告之命也通鑑始皇既并天下未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胡曰九言不師古而立於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首秦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五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不改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

通鑑注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藉或作借謂以兵假借也齊持遺也言為盜齊也綱鑑補注曰除拜遺議曰命布告中外曰命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

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得稱之。朕我也。通鑑注曰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

除謚法 通鑑注曰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

賊 始皇紀其寶金人置宮庭中號曰有仲漢世在長樂宮門。○歷史綱鑑補註鑄與虛通橫曰節直曰節。

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而可。使臣子稱之。宋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與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惑矣。

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行去聲。行之於身曰行。無謂無意義也。數上不容誅矣。然當不義則父尚有爭子。君尚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識之乎。且如謚之禮。非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人以謚。則盡人心。合天理。為萬世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各之哉。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謚。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之甚亦不得廢公義而改其謚矣。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而擇所由哉。然則秦人除謚法。徒為後世忠孝之賊乎。○收

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鐘音巨。鹿獸也。鐘鼓之附皆用以為飾。石百二十斤。曰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又曰始皇二十六年。有大入十二。見於臨洮。身長六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為瑞。遂鑄之。集覽丞承相助也。掌承天子助也。理萬機。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

蔡邕曰。陛下謂天子也。陛階也。所由以外堂者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群臣不敢指斥天子。呼在陛下者。因非違尊之義。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 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眾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

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 為五大夫禪于梁父。禪音亦。立石碑也。封禪。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古者巡狩至于四嶽。則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沙內史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者也。監御史掌監郡。

大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

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象郡。會稽。潁川。碭郡。南海。薛郡。東郡。

鄒。郡。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

理。卿也。屬音蜀。統他統切。樞也。易音異。制御也。三十六郡。三

縮音。上聲。下其議。下。公卿講議其事。廷尉官掌刑獄。即大

方士方術之士也。通雅徐市即徐福市。即古帶海。上字。故與福音通。

網鑿補注曰。藉赤色也。謂以火燒之也。張良祖擊始皇。急於報仇。而不逞。恤其他。且大索不獲。亦足以見良之為謀甚深。

通鑑註曰。錄圖書。如後世識緯之書。鄭玄曰。胡也。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封太山而祭天。禪小山而祭山川。休息也。五大夫。秦時爵。遂名。或謂封五松為大夫。非也。禪音善。見上。梁父山在泰安。遂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方士聲下同。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禱其山。湘山在益陽。君廟在焉。機湘君娥皇。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

五世相韓。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為去聲。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令平聲。操平聲。推音墜。平聲。誤中之中。去聲。副貳也。今天之令去聲。下並同。索音生。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里。威振匈奴。胡乃始皇子胡亥之讖。臨洮。洮音洮。遼東郡屬遼陽。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官。國史院官。偶對於市也。焚并其族。而滅之。去除也。下。值音。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立濟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王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天以山川隘。險限華夷。補其不足。似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哉。輟耕錄云。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特

餘里。威振匈奴。胡乃始皇子胡亥之讖。臨洮。洮音洮。遼東郡屬遼陽。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官。國史院官。偶對於市也。焚并其族。而滅之。去除也。下。值音。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
通鑿注曰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
集覽曰除簡別也今按始皇自簡別有罪者也綱目書法曰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天道亦昭昭哉
索隱曰阿房宮以形名也言其宮四阿房廣也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誹音非廢察也傳去聲除荃蹄云簡別也扶蘇始皇子也上臣子稱君皆通曰上繩糾治
曰繩臣男子賤稱曰臣故子於父
亦通稱之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州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朝音潮阿房三山林氏曰阿房山曲也房旁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毀故號曰阿房宮房如字或音傍南山在華陰顯巔同關表南山頂以為門闕複音福重也屬音獨天極閣道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星名漢天漢營室亦星名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趙高矯殺

壁者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沈壁也江神遺之瀉池神者不享之也

史記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子嬰諫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

有程不得休息自用執已見也衡石量書日夜處決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壁殺之曰為吾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為去聲遺去聲瀉池君地在咸陽君其神也祖龍祖始龍君象喻始皇也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宦者關官宦音患從去聲平臺在大名秘密也為去聲輜輶輶音溫涼車上有窻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輜輶也真氣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僂死好去聲樂音洛更音庚下同○陽城人陳勝字涉少

史記卷之六 二世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

陳勝起兵高處居閭里之左也

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令力役煩在閭左者盡發之也

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

陳勝自立謁今之名紙上為謁上其名紙而後使者即叔孫通也

與人傭耕較耕之隴上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蕘陽城縣屬澤州少去聲傭音容雇也無母同為去聲鴻鵠驚鳥似鴈

而大蕘音機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大雨道不通

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閭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徭役煩多富強者並役盡故復取貧者漁陽郡屬北平今薊州屯長乃詐稱屯猶營也每營置長粵長上聲寧安也馬也種上聲

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扶蘇項燕二人前皆殺死史記云詐稱從民欲也

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

王號張楚史記欲張大楚國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長吏郡縣

謁者從東方來以及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

問之曰群盜盜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謁者官掌通秦周行人也陳勝

徇略也而略定之也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狗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武信君為趙王

項羽胡三省曰戰國之時郡主只稱守景帝中二年始曰太守

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

田儻也相授受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

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武臣武姓臣名校尉官掌兵事徇巡師真令曰徇沛人劉邦起於沛

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沛音貝郡屬河南今徐州令去聲掾音緣去聲蕭何曹參漢書參為獄掾使也何為主吏為去聲

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魯

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少去聲會音音檜音郡名屬浙

東今紹興府綬組也音皮副也齊人田儻自立為齊王儻音趙主武

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

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為去聲下並同陳

魏公子咎立為魏王

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

陳

魏公子咎立為魏王

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

陳

周帝
立子
晉王

魏王

立趙

立楚

立項

立王

立楚

立項

立王

立楚

立項

立王

丁南湖曰范增
勸梁立楚後為
梁而不為楚詭
計也張良勸梁
立韓後為韓而
不為梁也謀也
觀說與忠二人
之優劣即此一
端已辨矣
班志秦法當三
族者皆先斷其
斬左右足皆殺
之象其首狙其
骨肉于市其誅
謗詈詛者又先
斷舌謂之具五
刑
夷滅也父母兄

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降音項平秦將章邯擊魏齊
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咄與周市皆敗死音趙王武臣為
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鄆人范增年七
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逢難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
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
從民望好去聲蜂同如蜂群起言其衆也心懷王之孫名
民○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問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
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更具五刑腰斬
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趙高
誣殺
李斯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

趙高誣殺李斯之也

網鑑補注曰北地有大鹿毛無斑其形似馬高所獻蓋此也諸儒多言鹿馬易辨亦未考耳

中諸言鹿者陰中害之也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蓋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然宴同古字通用

上聲開音開三川郡屬河南今汝寧府五刑歷受墨劓刑

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

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中丞相官者曰中後凡言中人官中常侍之類皆做此中諸之中去聲先儒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

謂鄙夫也夫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縱耳目以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覆宗絕祀之機其在焉嗟夫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鑒哉

○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先言有將驕卒惰之

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

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

秦二世

秦二世

秦二世

項梁不聽 趙高 蘇嗣位則秦祚 尚可延使子嬰 繼世則諸侯未 必西然呂政反 道天所不祐殺 人之子多矣人 亦殺其子宜也 子嬰居無可奈 何之世乃能不 動聲色屠戮趙 高雖不救亡亦 舒志憤豈不可 憐也哉漢祖遂 王關中必有以 不好 處項氏殺之不 儒 仁甚矣 第但也 頻師古曰傳舍 傳置之舍人所

馬欣利為諸侯上將軍鉅鹿郡屬河東今順德府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嫪毐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

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

關中記曰東曰西關西曰龍關界二關之間故曰關中即安西也慄悍猾賊慄疾也悍音汗勇也猾音滑亂也賊害也言羽不

可遣 ○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天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入言曰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

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坐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說客高陽邑屬汴梁音歷食音異其音基糜旌旗也所以指使曰溲音菟溺尿同第更次傳舍郵也傳者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以為信也傳音轉去聲踞伸兩足而坐也洗音先上聲下同攝攝也 ○張良從沛公西去 ○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擊頭以組出降軹道

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有喪繫頸示降服也軹道蘇氏曰軹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司馬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漢按始項羽封諸侯時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漢王及其一統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號曰漢後分之東

陳龍川云先之以踏洗之界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以慰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款也係頸言欲自殺也

論秦 仁義 攻守 不施 孰莫

止息也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陳龍川云先之以踏洗之界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以慰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款也係頸言欲自殺也

論秦 仁義 攻守 不施 孰莫

止息也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陳龍川云先之以踏洗之界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以慰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款也係頸言欲自殺也

論秦 仁義 攻守 不施 孰莫

止息也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陳龍川云先之以踏洗之界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以慰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款也係頸言欲自殺也

論秦 仁義 攻守 不施 孰莫

止息也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陳龍川云先之以踏洗之界所以挫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以慰英雄之術大率如此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款也係頸言欲自殺也

論秦 仁義 攻守 不施 孰莫

止息也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漢曰西漢。其都曰西都。

龍頰 準音抽鼻也。頰額也。謂之龍頰。見其非凡也。

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而而言也。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宗。叔平。縱民令觀。故稱縱觀。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

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

交龍其上。已而產劉季。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堯之後案

相世系云。劉氏出自帝堯。帝堯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

因以為名。能御龍。事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封為

杜伯。杜子曰溫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蔦。士蔦生成伯缺。缺生

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

陽十世孫。馮。仕魏為大夫。秦滅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

號仁。號生端。端生高帝。高帝。音禩。女老之稱。隆準。漢書註。隆高

也。諡如開大之貌。諡音歐。入聲。度。量也。及壯為泗上亭長。

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

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吾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亭長秦制。十里一亭。亭置

一長。主督盜賊。繇。徭。同。單父。縣屬單州。單音善。好。亦聲。秦始

相。去聲。下。並同。自愛。猶言良重。息女。所生女也。帶。帶同。秦始

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碭

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

上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厭音葉。歷

山。在今歸德府州之間。音唐。附。歸也。冠音貫。劉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自度

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

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

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

良重。當作自重。公等皆去。王整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兵日得天下張本也。送徒。網鑑補注曰。秦居西。於行屬金。金色白。故云白。帝子。劉堯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楊天清曰。斬蛇之事有之。或者如下莊之刺虎。周處除白額之類。而夜哭赤帝子之言。乃英雄欺人之計。蓋沛

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為去聲。送徒。徒罪。供役作也。度音。杜陵西南。縱。放也。被酒。猶言帶酒。嫗音。陳涉起。劉季亦起兵。

公起自亭長欲
舉大事恐不足
以鎮服人心故
假此以神其事
耳

綱鑑補注三章
三條也
殺人者死治以
死罪也

謂爭鬪傷久不
致死也及盜謂
及為盜者也
抵罪抵至也當
也除秦酷政但
至於罪也秦法
一人犯罪舉家
及隣伍皆坐之
今但當其身坐
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

項羽
欲入
闕
范增
說羽
公擊

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
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
秦民大喜。音熾。皆赤。應前赤帝子兆隆。音項。平聲。音何。
人有曲直。盜賊有少罪。名不可預定。故九言抵罪。未知抵
何罪也。去上聲。唐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謂最好。為得
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
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公。羽兵
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
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
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

與項
伯約
為婚
記伯殺人良嘗
活之

謝羽
者而獻無疆之
壽。籍謂為薄籍

范增
舉玉玦者。示以
當決斷也

危酒
俱有也

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見。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危
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
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
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
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
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
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
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頭視羽。頭
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之。樊

發口先舉懷王約詞直氣壯羽於是駭耳而攝

沛公使良謝羽

史本紀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

史本紀足下有與字網鑿補注亞次也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也

肩則生髮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噲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在沛公東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乃高祖之創業規模也采彩同季父叔曰季父頭伯索隱云名經字伯陵師古曰字伯也 沛公曰沛公無傷名數音羽師背同蚤早同古字通用曹無傷曹姓無傷名數音羽師古曰動目以諭之我音決玉佩也如環而不連項莊羽從弟

音義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 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音義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 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音義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 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音義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 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音義水出華川渭南縣驪山馮 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一說堅子亦項莊也

後漢書注例曰多所誅殺曰屠

綱鑿補注曰謂山關險阻如被河渭之圍繞如

楚人沐猴視之於沛公入

而冠關之寬仁真賜

羽陽後之欲觀劉項

立為西楚霸王

盾音純上聲干也(頤)音談上聲食也(音)音漬眼角裂破也(斗)十

外(音)音帶豕也(音)音談上聲食也(音)音漬眼角裂破也(斗)十

過失撞音撞擊也(音)音哀歎恨發聲之辭(音)音項羽也(音)音

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

失望(音)音項平聲(音)音其月切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

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塞音色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楚人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主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素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

西楚霸王

漢書

漢書

漢書

楊天清曰蕭何獨見之言。
三秦補注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

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經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也。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餓，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羽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

蕭何，蕭何知人之明。可以見相業之大。惟恨至末路，不能保信之終。通鑑，罵字上有且怒且喜字。

無所事信。補注：謂無事用信也。辭辭補注：不得志也。劉祥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唯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人之名也。

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致命復也。羽將以求王關中，故先復命。如約。如先入關中者王之。約，音珍。州屬湖南。王諸將之王，王巴蜀之王，王秦之王。漢中之王，並去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巴蜀漢中，巴郡，今順元等處是也。蜀郡，今四川等處是也。漢中郡，屬陝西，今興元府也。秦漢王初封都此。三人：章邯、董翳、司馬欣，即三秦也。○漢元年。

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經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也。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餓，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羽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

蕭何，蕭何知人之明。可以見相業之大。惟恨至末路，不能保信之終。通鑑，罵字上有且怒且喜字。

無所事信。補注：謂無事用信也。辭辭補注：不得志也。劉祥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唯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人之名也。

不能保信之終。通鑑，罵字上有且怒且喜字。

無所事信。補注：謂無事用信也。辭辭補注：不得志也。

劉祥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唯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人之名也。

設壇拜信為大將

劉祥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唯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人之名也。

文選頁八

西漢高祖元年

西漢高祖元年

西漢高祖元年

西漢高祖元年

西漢高祖元年

詭歌思歸，多道。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也？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淮陰縣屬，刺以水擊，絮曰：漂飯上聲。王孫，蘇林曰：如言，八子也。屠中屠肆中，長如字，下同。好去聲，刺音次。勝讀如跨，兩股間也。俛，俯。

項籍 諡陳丞相世家
 殺義 廉上里社者
 陳平 蔡邕陳留東昏
 分肉 廉上里社碑云
 其均 惟斯庫里古陽
 武之 肅鄉陳平
 由此 社宰遂相
 高祖 父老以陳平年
 陳平 少故稱孺子一
 區楚 說孺子陳平字
 歸漢 也
 周勃 也
 受諸 綱鑑注尾生與
 將金 女子則於梁下

同蒲伏本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貌蒲音明入聲淮水出唐州
 桐栢縣桐栢山東流合淮水肥水泗水入海敷音朔下並同
 干求也治粟都尉官掌治藏穀即司農卿也治平聲南鄭郡
 名即漢中履音堂入聲來調白也十數之數上聲長王之王
 平聲為公之為去聲呼去聲壇場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
 場一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部署分部署置使各效職習音
 曙故道通鑿註縣屬武都
 雍去聲塞去聲翟音宅
 ○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
 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
 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
 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
 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
 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
 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葉 已般高宗子有
 孝行事親一夜
 五起母早死高
 宗感後妻言故
 之而死
 胡致堂曰董公
 言然後項氏
 弑君之罪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
 而天下歸漢王
 可坐而策矣故
 隋何陳此義而
 下九江鄉生陳
 此義而下全齊
 於是楚人皆無
 所倚右斷其臂
 雖欲下亡不可
 得矣

之國

女子不來水至
 不去也梁杜而
 死或云即微生
 高也有信行孝
 已般高宗子有
 孝行事親一夜
 五起母早死高
 宗感後妻言故
 之而死
 胡致堂曰董公
 言然後項氏
 弑君之罪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
 而天下歸漢王
 可坐而策矣故
 隋何陳此義而
 下九江鄉生陳
 此義而下全齊
 於是楚人皆無
 所倚右斷其臂
 雖欲下亡不可
 得矣

諸將乃不敢復言
陽武縣屬汴梁里中二十五家為里乘去
 外見美而中無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冠玉飾冠以玉則
 去聲下同尾生古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高宗子有孝行
 已音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渡說曰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
 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
 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鄉名三老官名史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通說燕
 道而說也服叶音白為去聲下同三河河南河東河內○漢
 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得美人置酒
 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
 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

之國

之國

之國

兵憤而漢兵新合，兼不一，故敗。凌雅隆曰：高帝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而卒無他，悉韓信謂陛下天授，非人力正謂此耳。通鑑引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而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百射御騎馳戰陳，十五十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令老弱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木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

口尚乳臭，言年少不經事也。揚慎曰：木嬰，假渡軍者，取嬰瓶，百十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舟。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

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糶也。止曰糧，謂米也。居曰食，謂米也。顏師古曰：間道，微路也。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也。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信出左車之計甚善。成安君自稱義，而不用此。趙之所以就擒。

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畫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嘗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五諸侯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貢父云：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彭越、張敖、魏王豹、殷王卬、貢父云：張耳此雖水出，河南府東，留縣東，經雍北，至應天府入汴，為之為楚之為，並去聲。匣音轄，入聲。折音古，食其音異基。臣名，姓密，從去聲。音致。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滎陽郡名，即鄭州。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之絕。

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和直，姓名，夏陽縣屬河中，罌音鶯，通鹽。注以木罌，縛罌，以渡，罌謂瓶之木腹小口者也。安邑縣。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為大將。

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秦秦人先據咸陽，以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於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據形勝而後追取，此用兵之道也。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主歇及成安君陳餘御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日建

西漢高祖三年

也

韓信師李左車其意在集眾思而廣忠益信不以兵車而下然乃車之力也

隨何 九江 江王 驛漢 食其 請刻

茅坤曰折之以不測之辱寵之以非望之禮顏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

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道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井陘山名在威州井陘縣陘音荆車尺遮切方軌友比軌轍謂並行也軌音龜上聲圍音澗壘音累上聲軍壁曰壘掠音略却也知之知其不用李左車策正息也傳發傳令起發背音佩鼓行聲鼓而行走音奏殊死殊絕也謂決意必死禽擒○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同倍背同襄贖也轉音房入聲○鄼食其說漢王立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九江國在九氏楚將也畔叛同洗音先上聲見音現○鄼食其說漢王立

印立 六國

改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惟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如今之帳設也御服御也

楚惟無疆倒語猶言惟無疆於尹遂昌曰漢欲立六國後其得矣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之無我速於從諫之網鑿補注曰

從衆 良計 銷印 陳平 以金 及間

楚惟無疆倒語猶言惟無疆於尹遂昌曰漢欲立六國後其得矣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之無我速於從諫之網鑿補注曰

綱鑿補注曰

六國後王曰趣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筭之遂發八難趣音促下同為去聲筭畫也八難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而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歸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七其八即下文天下游士楚惟無疆二段是也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無疆言楚之疆本無敵也撓亂也豎儒師古曰言其職劣無智若章豎也幾音幾近也乃公乃汝公漢王自謂也○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

食骨留喉中也
寔謂之臣直言
難受如骨之那
喉也

紀信
綱目斷曰紀信
以身代主脫萬
死於一生之間
功莫大矣厥後
論功之賞及於
三傑及於諸將
而雍齒且封侯
疾信無一爵之
贈漢真少恩哉

食其
教倉
史記鄴生曰王
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
救命天下轉輸
久矣聞其下賊
粟多楚救滎陽
不堅守教倉乃
引而東此天所
以資漢也

一杯
網鑑高祖紀注
狙杌之類軍中
巢櫓方面人謂
之狙或云狙所
以薦肉示欲烹
之故置狙之上
方言周晉秦隴
謂父為翁若汝
也

易與者猶言易
當也

請封
請為假王是來
時要主也可見
不能保其終
大大夫即為真
王是王以言銷

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

父請骸骨歸項發背死骨骸骨疆四文曰鯁故君謂忠臣亦曰骨鯁鯁音梗問同○楚

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

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

燒殺紀信誰居况切欺也○漢王軍成臯羽圍之王逃去北

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成臯地在孟津界今去聲○

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教倉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教倉山名秦於

此藥太倉故曰○酈食其為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

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

軛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堅儒之

功乎為去聲齊王甲廣案酈生有天下歸漢可○四年信襲

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祖置太

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

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

弩射王傷胸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教倉西三阜山上挑戰謂二人獨較勝負

挑音調上聲敵上聲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

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

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

安二十萬衆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

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守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太逆無道罪十也射音石○

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維水而陣信夜使人

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

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

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

武涉
說信
反

信耳。史記陳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軍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云：程子云：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我甚。然良始終急于為君報仇，故雖負羽而無害于義，陳氏所論似優。

定諸侯即為真主耳。何以假為遺印立信為齊王。且子魚切。音雅，上聲。塞也。彌足踏，王足以喻之。附耳，良平自相附耳，而能禁信，王之語。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

如字，下，去聲。食，上如字。下，音嗣。倍，背同。易音亦。蒯徹，說有相君之而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之語。漢立

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

后解而東歸。漢主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

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鴻溝，滎陽下。引

即今官渡水也。遺音惟。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之不可也。殊不知項羽既殺韓王而張良欲報君

父之仇，奚暇恤其他耶。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

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

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許

兩人通鑿，張良請取睢陽以北，王彭越、張敖地也。從陳以東，王

韓信楚地也。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

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驍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

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

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

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

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

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

通鑿，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張敖，以東，海與齊，王信能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破也。楚人多，故歌楚國之歌者多也。本傳云：迷失道，問一田夫，田父曰：左，左乃陷大澤中。

西漢高祖五年

初楚懷王封項籍為魯公。故及其死，魯獨不下也。

漢王即皇帝位

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敵言尊號耳。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刃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

為楚人之歌。故曰楚歌。虞美人。羽。楚姬。虞姓也。慷慨。行。音枕。音追。馬。蒼黑雜色。從。去聲。騎。去聲。下。並同。潰。其言通。監。云。斬。漢。一將。二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烏。江。浦。在。東。城。縣。音。蟻。整。船。向。岸。曰。橫。以。王。之。王。去。聲。而。王。之。王。平。聲。降。音。項。平。聲。楚。王。王。淮。北。都。下。邱。梁。王。王。魏。地。都。定。陶。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

在前曰惟。悉周曰惟。

三傑

顏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橫身也。小者其從，偽也。

田橫

丁南湖曰：橫之自殺，蓋因君死之自殺，蓋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譏其不事高祖，是欲其君為首，故臣為馬，直何以勸後世之節義耶。

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徹。猶。列。也。予。與。同。夫。音。扶。帷。幄。在。前。曰。惟。悉。周。曰。惟。子。房。張。良。字。填。音。鎮。定。也。餽。饋。同。餉。音。商。去。聲。為。去。聲。禽。音。擒。

○故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戶鄉自到。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自殺。

田橫。齊王。廣。叔。海。島。山。在。水。中。曰。島。傳。音。專。去。聲。郵。馬。也。初。李。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取。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曰。李。布。何。罪。臣。各。為。其。王。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負。敵。

公斬

丁公名固。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斷追。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賴斷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也。項伯、丁公均楚臣也，均不忠也。高祖斬丁公，而封項伯，何耶？項伯所以脫帶於危者，明言於羽公也。丁公追及而縱之使去，私

國也。勝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數音朔，窟渠尹，切迫也。髮也。錡音儉，平聲。

以鉄束頸也。朱家本傳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人姓名也。勝公，夏侯嬰各為之。為去聲。走音奏。下同。郎中，官名。○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李布、屈突通皆一朝之烈大夫，皆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業。

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

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

公也。丁公，李布，母弟。厄，通鑿，註與搃同，持也。遷音旋，見音現。亡，納，疾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執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傲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死，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十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案秦之故此，搃天下之尤而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故說是也。上即曰：西都關中。婁敬，婁姓，敬名，後賜姓劉。厄，搃也。○音剛。說文云：頸也。拊，音撫，拍也。○音成。隴，州屬，音昌。隴關在焉。○胡雙湖曰：上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力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敵陳入，長安之計，過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終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遲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右還京師，又六日，頽川盜起，聽冠恂之諫，即往鎮。○留侯張良，謝撫之，靡有勸意，可謂能繼祖武，光前烈矣。

張良從赤松子遊

也。此所以一贊也。一封之皆當也。被山帶河，謂關山之遮蔽，如被渭河之環，遠如帶也。四塞為固，謂山河四圍，蔽塞以為堅固也。網鑑補注曰：扼捉持也。吮咽喉也。以喻關中拊擊也。以背脊喻天下。

方天古曰：夫敬徒滿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

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

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庭而論國之大重而即日下詔與之俱西。臣天子之貴。欲絕世之威。而惟族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非能遠過於人。皆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久之量耳。

張良 留 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皆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久之量耳。

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中，黃石即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秦祠之。留縣名。即陳留。謝病云。辟穀道引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也。爲韓之爲去聲。赤松子神農時仙人號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心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說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復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去聲。稱音皮。縣屬邳州。地音夷。楚人謂橋曰地。歐音譚。上聲。○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院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

帝不當以詐獲信。平亦不當以詐道君。

劉子暈曰：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帝之疑已，是天奪其鑿也。從容開暇也，謂從任其容止不於莊也。

多多益增泰之辭。益愈加也。

綱鑑補注曰：符剖而分之，救其半將以合也。

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上書之上。上謁之上。並上聲。阮地同。守狩同。雲夢，禽擒同。將遊之將音漿。稟音旁。械音諧。去聲。桎，桔也。○陳曰：高帝得天下，率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猶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爲，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辯。上笑曰：多多益辯，何以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從音縱。平聲。解薄。寬。○剖符，切理也。爲去聲。下同。 封功臣，鄧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

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
指示以手指示
之今俗言放狗
縱子用翻
蕭何發縱指示
言其元功治關
中以輯根本舉
韓信以為元戎
此何功之最大
處
此屬謂諸將

什方縣名屬四
川成都府漢州
齒一封而群臣
皆無患一則見
良納忠之巧

忠為
善為

詔定元功位次
良平何以不與
漢封功臣非軍
功不與而又以
三事為重一曰
從起豐沛二曰
從起關中三曰
從定三秦良平
後附且幃帷謀
議不復行陣故
不與也
太上者極尊之
稱也皇君也天
子之父故號曰
皇不預治國故
不言帝
史高祖本紀六
年高祖五日一
朝太公如家人
父子禮太公家
令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高祖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顧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
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
群臣皆莫敢言甲剖分也鄭音贊邑屬南陽銳音宵擊○上已
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
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
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
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
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無患矣屬音蜀下並同雍齒齒臣名雍去聲其姓也高帝
嘗使守豐而齒以豐叛方本作邠邑屬漢州邠音
促行去聲○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
知而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見問然後乃言之

忠為
善為

詔定元功位次
良平何以不與
漢封功臣非軍
功不與而又以
三事為重一曰
從起豐沛二曰
從起關中三曰
從定三秦良平
後附且幃帷謀
議不復行陣故
不與也
太上者極尊之
稱也皇君也天
子之父故號曰
皇不預治國故
不言帝
史高祖本紀六
年高祖五日一
朝太公如家人
父子禮太公家
令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高祖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

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
往往有歛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
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元大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
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
昌丁復蟲達上上聲朝音朝下並同○尊太公為太上皇○
帝徵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
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
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
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縣絕野外習之也音音何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
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

史高祖本紀六
年高祖五日一
朝太公如家人
父子禮太公家
令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高祖雖子
人主也太公雖

西漢高祖七年

君人臣也。奈何令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翼。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以我亂天下。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六出奇計。索隱曰。按秦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漢百官公卿表。三輔及郡丞。邊郡長容等。秩皆六百石。師古注。云。六百石者。月俸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陳平六出奇計。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樂音洛。治平聲。六百石。品秩未詳。法酒御酒。曰法酒。御史之官有七。曰御史。曰御史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監。察御史。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也。太常一作奉常。九卿之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書。曰秩宗。即其任也。

○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閻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冒音沒。又音墨。頓音突。又音特。單音禪。通鑿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冒頓單于名也。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名。上谷郡屬北平。今易州也。平城。縣屬大同。騎。去聲。百登。縣屬大同。閼音潤。遺去聲。閼氏音煙。支。單于之妻也。從去聲。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聞。或云。如請偽遊雲夢。與躡足。附耳語。行間。疑楚君臣。以惡草具。進楚侯。背約。擊羽。厚遺閼氏等是也。益封邑。由戶備侯。更曲逆侯。○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使去聲。家人子。使去聲。家人子。公主。妻敬。傳庶人之家。子亦女也。公主。非公主。而名曰公主。公主者。天子之女也。妻音砌。○十年代相國陳

榮陽之解。以紆其君之急。計固奇矣。而捐金惡草。離入君臣之情。躡足附耳。適落漢高之疑。雲夢之遊。壞先王巡狩之制。關氏之遺。祖張儀。愚鄭之術。何奇之有。故君子之事君。道焉耳矣。區區奇計。不與焉。

李布嘗嘗辱帝。前徹數勸齊王。反漢高祖。赦之。而不罪何如。曰。劉項無相臣之分。齊漢非兩立之國。徹之忠信。非布比也。事入之子。而赦之。叛其父可乎。高帝

○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邪。帝赦之。蒯通。上還。聞信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之。失其鹿。喻天下疾捷也。非知陛下也。本

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恒。高帝第三子。即文帝也。豨音希。上聲。令人云。史云。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故舍人弟告信。欲反。上變其名也。為去聲。夷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木策。與高帝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什趙。齊燕。東擊齊。南滅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觀其距武涉之說。信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禽信於陳。負言則有之矣。然信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距。榮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玉其後。漢追楚。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帝固有取信之心矣。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代功。不矜能。則漢家勳將比於周召之徒。後世其血食矣。不務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梁太僕告。其父可乎。高帝。蒯徹計。遂詔齊捕之。失其鹿。喻天下疾捷也。非知陛下也。本。西漢高祖九年。十一。

彭越之好名之過也。

傳有狗各吠非其主之語。為平聲。

○梁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

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

夷三族。太僕官名。主正群僕侍御天子九卿。此其一也。輒將名掩獲也。處音杵。音惟。○遣陸賈立

南海尉佗為南粵王。他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賈

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

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我著

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

號曰新語。南海縣屬廣州尉佗姓趙名佗。本為龍川令。行南

遂奉約也。粵越同約。約束也。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太中大

夫。說如字。治平聲。為我之為。去聲。著音。去聲。下同。按通鑑

未嘗聞此言也。故曰新語。○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

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

彭越

太中

賈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陸

置之好名之過也。

丁南湖曰。漢世

守成之功。臣陸

賈其魁首乎。新

語未秦之先。而

帝不知尊太公。

新語既奏之後。

而帝遂能尊孔

子。然則漢之文

教。皆賈啟之也。

况和平。孰詠呂

氏。立孝文。其功

尤偉乎。太史公

以辨士目之。吾

為賈不平矣。

尹遂昌曰。漢高

不事詩書。然過

魯之祠。乃見於

兵火。倥忽之日

漢氏四百年。基

業其精神命脈

益在此。

林氏曰。風帝自

喻。雲喻亂也。言

已乎亂而歸。故

鄉。故思賢才與

共守之也。劉辰

翁曰。安得猛士

守四方。古人以

為伯心之存。非

也。自韓信死。彭

越死。黥布反。同

時。諸將皆盡。於

是四顧寂寥。有

傷心者矣。語雖

壯而意悲。自是

亦遂病矣。或者

其悔心之萌乎。

集覽曰。甚偉猶

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

酒酣。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通音戈。

音具。牛羊豕。曰太牢。音舍。樂也。上自歌。林氏曰。風帝自喻。

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宗之也。令。未

聲。湯沐邑。史云。朕湯沐之費也。○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

以其邑賦稅。供湯沐之費也。○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

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

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以上媼。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令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言極美也。

胡致堂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聽不後事而失。幾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乃致疑焉。以爲爲子植黨以拒父。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

呂后問相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威姓也。疏音疎。已音紀。爭音同。疆上聲。既音邀。四人音。南山四皓。史注。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國東。夏黃公。姓崔。名黃。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里。音祿。綸里。李無誥。不敢強爲之。說嫚音慢。時疑當作侍。易音亦。下同。俾音葦。奇也。從吾之從。如字。爲去聲。卒音遵。入聲。○蕭何以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長安縣屬。安西。空音控。疆荒也。令平聲。下同。田。佃同。畔治之也。赦之詳見高帝本紀。○上擊布。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贖。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

顏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安劉必勃。見帝明於知人。蘇老泉云。逆知有呂氏之禍。其或然矣。

趙王善述入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又曰。舍人猶言家人也。一日私屬官主家事者也。

楊龜山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

蓋二

趣

趙王

呂后

少文。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申去聲。流失。飛矢。曰流失。少上聲。下同。疆。降切。愚直也。○上崩。葬長陵。爲漢王者四年。爲帝者八年。九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爲孝惠皇帝。長陵地在咸陽。上崩壽五十三。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入彀。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燻音沈。去聲。鳥食。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斷音。端。上聲。去。上聲。燻。呂音許。云切。灼也。一作。燻。以藥。燻耳。令其。其。燻也。欲。去聲。瘖。音音。亞也。刑。漢書作。鞠。或謂。腐室也。○

二年。蕭何卒。齊相曹參。令舍人趣爲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爲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相。較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齊王肥。高帝弟。並。同。令平聲。睡音促。嚴漢書作。講。亦音。校。戰。事也。○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爲右

大臣。領一人。又各交下。

卷之三

漢書

二

論人 臣之 義當 以王 正

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頽師古曰。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行天子事。言稱制。王陵守白馬之盟。得入臣之大義。史記呂后本紀。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相。遂王呂氏。○刑到也。劉白馬以軼也。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耳。平勃何。以知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佞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度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謂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啓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它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四年。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大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

左袒 劉氏 禮事者左袒 若 請罪待刑則右 袒 如淳曰。或云。賓 主位東。西面。君 臣位南。北面。入 胡三省曰。王入 代邸。而漢廷群 臣繼至。王以賓 主禮接之。故西 嚮。群臣勸進。王 凡三讓。群臣遂 扶王。正南面。之 位。王又讓者再 不。受。帝 則南鄉。非王之 得已也。群臣扶 之。使南鄉耳。 吉行。謂迎狩。師 行。謂征伐。 獄。 獄。 獄。

軍衛宮殿。衛宮 都尉主之。 胡三省曰。鄭氏 注觀禮云。凡為 禮事者左袒。若 請罪待刑則右 袒。如淳曰。或云。賓 主位東。西面。君 臣位南。北面。入 胡三省曰。王入 代邸。而漢廷群 臣繼至。王以賓 主禮接之。故西 嚮。群臣勸進。王 凡三讓。群臣遂 扶王。正南面。之 位。王又讓者再 不。受。帝 則南鄉。非王之 得已也。群臣扶 之。使南鄉耳。 吉行。謂迎狩。師 行。謂征伐。 獄。 獄。 獄。

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召朱虛侯劉章。子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

問殺之

祚之初而絕異物之獻防微杜漸之意深矣陳平不答決獄錢穀之問蓋宰相於天下之事皆所當知况決獄錢穀尤政之大者此而不知則將焉用彼相矣其上佐天子下遂萬物之言平乃大言以欺人主耳平能之

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治粟內史司農卿也治平聲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大中大夫河南府屬河南○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免也○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

絞刑為棄也索隱曰以法律之謂依律而斷也胡三省曰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廷尉乃天下治獄之魁廷尉平則天下之法亦平廷尉枉則天下之法亦枉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中渭橋渭橋非一此在其中者棄去聲蹕音畢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稱警入言蹕也更音庚傾不平當去聲處其罪得捕獲之也治平聲共供同令平聲抔音窠物也○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長如字高帝第四子廢徙廢王徙蜀而死病患也封其四子宋峯蹄封安為阜陵侯勃為安陵侯賜為陽周侯其一○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為長沙王大傳徙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

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大臣之漢書云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長沙王長沙國在潭州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彘為王者非景帝子發也梁王登蹄云文帝子梁懷王也上疏之上上聲下同疏去聲記也勢同可為之為也去聲痛哭一大率言他日諸侯長

去疏賈誼短費大臣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陳止齋曰人皆以愚觀之帝非

薄昭
殺漢
便者
租賜
見自謂不及
謂帝不知誼
嗚呼帝誠知誼
矣且將大用之
而誼不及見者
天也非人也而
歸咎者卒莫之
赦然則世之人
主於其所疏外
之臣苟有所可
用宜亟遷之毋
使至於賈生之
不及以自取驚
世棄賢之名也
哉

刑除肉
刑者墨劓腓宮
大辟也除者有

除租
稅租
刑者墨劓腓宮
大辟也除者有

刑者墨劓腓宮
大辟也除者有

大不側難制也流涕二言朝廷而奉舉喪輕重倒置二言
說細嫺不圖大患也太息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知
大體經制不定三言當黜導太子
審定取舍優禮大臣又三段無考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
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
年田租半○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
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
刑上隣其意詔除肉刑去聲緹縈女名緹音體縈音永平
謂斷其支體不可再連其

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繇也除肉刑通鑿文帝詔除肉刑丞相
張蒼等奏請定律曰當髡者城旦舂當黜髡者鉗城旦舂當
刺者笞三百當跽者笞五百其城旦舂各有所數以免制曰
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刑罰大省
焉○陳曰以下女子言改數千年帝
王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是歲除田之租稅胡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
所入寡于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繒之奉
復數為患深入寇盜侯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來騎
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且不至充
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
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綠履革舄所幸夫人

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
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
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道諫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
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
哉

○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丈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
玉盃獻闕下乃先言於
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及視之果有獻玉盃者刻曰人主
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
大夫明年人有告平所言
者詐也遂下吏詔誅平
○後元年平以詐伏誅○六年匈

匈奴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
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
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
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
霸上棘門軍兒戲耳雲中郡屬山西今大同府細柳營在長
安次亦屯也棘門峯碑云在關中營去

以易之也高帝
約法三章無內
刑文帝則有肉
刑也

綱目書法除者
何永除也前賜
天下半租仁矣
於是遂永除之
非帝之儉約國
有餘富能若是
乎

按轡徐行見帝
能屈已以容臣
下之守法

周亞
父真
將軍
帝知久之明

將軍
帝知久之明

將軍
帝知久之明

將軍
帝知久之明

臺上土為之露臺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

以德

呂東萊曰治天下者不盡入之力不盡入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借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取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帝為入而三拒之未

足家給

帝二十二年察紀年三當作四國音又中人中等人戶身名潭賜以几杖几杖案屬所以憑手如謂其老不能朝故給賜几杖以愧之更音庚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

帝二十二年察紀年三當作四國音又中人中等人戶身名潭賜以几杖几杖案屬所以憑手如謂其老不能朝故給賜几杖以愧之更音庚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真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真為帝者太宗

之廟制曰可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太宗帝為太子時鼂錯

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言

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雁音潮姓也錯音醋家令

正卿司農卿大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

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

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

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雁音警見音現道恭道也提

減其地也亟音棘急也令平聲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

時亦嘗有東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

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

帝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

諸侯

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加皆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除胎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文帝之所留也

史註遺詔天下吏民二日釋服

治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

祖宗解多應防說似是始取天下者曰祖始治

徐氏筆精曰潘岳西征賦云成七國之亂翻助逆以誅錯抑莫郭詭博惡顏然

文見頁下

西漢孝景元年

則錯不當讀為措也。網鑿補註。博局猶今言棋盤。字書。提舉也。又擲也。

蘇頌濱曰。錯言諸侯。種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漢未必及。遷延數歲之後。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注。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

位而明日殺之。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謂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爲太子也。投其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我詎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爲家。今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帝弟登元

王交子。趙王友。高帝第五子。削一郡。楚削東海。趙削常山。膠西王卯。齊王肥。第五子。國在膠州。豫章郡屬江南。今南昌府。書檄也。膠東王雄渠。齊王肥。第六子。國在登州。菑川王賢。齊王肥。第四子。國在岐陽。菑淄同。濟南王辟光。齊王肥第三子。國在濟南。濟上聲。齊王膠。初文帝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戛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掃除
與民
休息

爲害亟矣。龍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冥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奸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顏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陳謂久舊也。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諫并豪富也。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

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侯皆平。三十六將軍姓名未詳。盜

同。亞夫後爲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少王

臣卒。爲人誣。告下獄。歐血死。條。邑屬勃海。忤。音誤。逆也。鞅鞅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不得。及竇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

爲侯。亞夫諫沮其事。後匈奴王徐虛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

不從。遂謝病免相。爲人之爲。去聲。歐。音謳。上聲。吐也。○筮。蹄

云。亞夫子。爲父盜。買縣官器。連汚亞夫。入廷尉。不食而死。

○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

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晉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爲吏者

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京室有土公

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都見上卷。鄒。五百家

爲鄒。視音愈。在野。曰

成勢主漸曲直故曰武斷鄉曲鄉里也

始有年號

即位之始先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可謂知治體者

武帝好大喜功之君也而仲舒以正心教化為對故不合帝意而再策之然仲舒光大高明之說養士大學之言視前對不少

也京師皇都公羊曰京大師衆也累上聲貫穿錢繩也因仍也蓋音逸積音恣庚曰露積勝音外長音張上聲重犯法謂不犯法也重去聲因網同武斷禁網疏闊擅作威福於鄉曲也斷音端去聲有土分土也盛而衰通鑿自是之後孝武內窮後廢外擴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太子

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中元後元九年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有號始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

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

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

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

更化則善治大學教化本原

變故又三策之策愈多而情愈不合矣是所以為江都相嗚呼惡有於求賢良之士乎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重在出治有本上立論心為萬化之本故必由正心以運

真西山云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三一作二公羊傳隱元年

春正月言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廣川邑屬

聲奸音干犯也殖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置六經博士百家舉考廢其言

聲奸音干犯也殖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置六經博士百家舉考廢其言

聲奸音干犯也殖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置六經博士百家舉考廢其言

聲奸音干犯也殖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置六經博士百家舉考廢其言

聲奸音干犯也殖音植多也生也行高之行去聲知明之知音率一統春秋書王正月大統也論去聲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名非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鬱而未彰太學未建教化不立賢士未盡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於是用其說興太學置六經博士百家舉考廢其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無不一皆承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為治不在多言。要見帝好文辭。故申公以此規之。然申公開其端而不明言力行之事。以道君而徒區方於明堂之議。亦何益哉。

禮記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顧念也。此即與仲舒所謂事在強勉其意同。

起上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顧念也。此即與仲舒所謂事在強勉其意同。

禮記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顧念也。此即與仲舒所謂事在強勉其意同。

卓然可用。亦略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之。亦是切然。強勉學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厥攸居。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仲舒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欲之心。已萌。不勝其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蒲輪以安也。

○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閩越在福建。其君嘗帥百越以助高帝。

○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苑如字。帝始微行。戴曰。後世人君私好皆自武帝始。古之君之體。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地夜出。此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馬。詔鸞旗在前。駕車在後。之語。大相遠絕。

○陳曰。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道遊巡。天下爾。曷嘗潛行夜出哉。

○五年。置五經博士。官掌各治詩書易禮春秋一經。

○六年閩越擊南越。遣王恢等擊之。越與粵同。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令去聲。

○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少去聲。見音現。巧發奇中。發言多中。上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主養精神。安魂魄。大洞鍊真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禪音善。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更音庚。

○上用太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大行之行如字。周禮。太行人。小行人。人即如字。

○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捷。為郡。上聲。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滇。捷為郡。通牒。註夜郎者。初有女浣於澗水。有二三節木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傳蜀郡屬四川。今嘉定府捷。

巧發奇中。謂巧出詭異之言。而與事傳會也。致物。物謂祥瑞之物也。尹遂昌曰。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光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禮之事。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祀雍。雖有作俑之失。原其本心。實出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令去聲。

○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少去聲。見音現。巧發奇中。發言多中。上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主養精神。安魂魄。大洞鍊真經云。丹砂鍊之。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禪音善。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更音庚。

○上用太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大行之行如字。周禮。太行人。小行人。人即如字。

○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捷。為郡。上聲。夜郎國在長寧。舊屬滇。捷為郡。通牒。註夜郎者。初有女浣於澗水。有二三節木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傳蜀郡屬四川。今嘉定府捷。

龍圖史記

卷之三

三十一

司馬相如

通西集覽曰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若水一作瀘水出旄牛微外至旄道入江

策對公孫弘徵取微遜之義又小路也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借者俱也今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乃作冉駝置郡縣。西

至沫若水南至犍犄為微。音微。西夷國。武帝開以為越雋郡。音昨。亦西夷國。武帝開以為

沉黎郡。再駝西南二族。武帝開以其地置汝山郡。駝。莫江。切。沫。音末。峯蹄云。水出廣平微外。下流未詳。若水。峯蹄云。出旄

牛微外。下流未詳。犍犄。音莊。歌。水出犍犄南。○徵吏民有明

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縣。同。承也。續食。隨寓官

司。供給飲食。令平聲。計偕。峯蹄云。令與每年上計簿之吏同。至京師。菑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

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

菑川郡。屬山東。今般陽府。擢音濁。舉也。金馬門。筌蹄云。門下有銅鑄馬像。蓋君門也。齊人轅固年九十

餘。亦以賢良徵。弘反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

學以阿世。阿。傾也。○六年初。筭商車。起商賈車船之稅。○陳

感矣。○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

綱鑑精要曰。推弘為第一。弘對凱切。不如實。實不如是。精純。不如道。今推居第一者。以曲為諛說。而迎合帝意也。

綱鑑補註。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椽吏官屬。

使西武帝紀。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木夏功竹杖。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

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

之晚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

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主父姓也。父音甫。上書之上。上聲。甘肅。今。見音現。朔方郡。屬

夏州。○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

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平津。邑。在霸州。○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

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六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

來。男女萬五千。○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擊

匈奴。夏。再遣。六將軍。筌蹄。大將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

廣。強弩將。○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通滇國。使去

音。顛。國在西夷。本楚。莊。王弟。莊。驕。為國於此。○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

匈奴。過焉支。祁連山而還。去。上聲。驃騎將軍。武資三品。驃音

文。臣。百。一。八。口。及。臣。父。下。漢。書。卷。九。十。二。上。卷。九。十。二。上。卷。九。十。二。上。

奇物誠以義屬音烟。祁連山。琴。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備於四海。天下欣然。以爲言爲然。乃復西

南夷。馬支山名。史記正義曰。在甘州。刑丹縣東南五十里。

誅文。成將。西域。始通。南越。軍。利將。誅五。誅五。南越。軍。利將。誅五。誅五。

泉武威郡。酒泉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五年。遣將軍路博德

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軍樂大以詐誅。○六年。討西卷平

之。○南越平。置九郡。○南越平。置九郡。○南越平。置九郡。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令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

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滇王降。置益州郡。○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車

師破之。○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五

年。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

○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作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遣李廣利伐宛。宛不克。

○遣趙破奴擊匈奴。○三年。匈奴大入。破塞外城障。

○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匈

奴單于使使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

燕。○蘇武使。○蘇武使。○蘇武使。

帝如。以衛長公主妻之。齋金萬斤。更

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後以詐誅。而

而言也。又懼也。初歷。作大。百世不可易之。

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其失建

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始以正。月爲歲首。然後

始革。武帝紛々。制作。獨此最爲。

使單有得也
無人驚駭
子使單
牧使子之膽而壯中
國之威

李陵前將軍廣
孫天漢二年秋
貳師將軍李廣
利將三萬騎擊
匈奴右賢王祁
連山而使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
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里欲以分
匈奴兵毋令專
走貳師也陵既
至期還而單于
以兵八萬圍擊
陵軍陵軍五千
人兵矢既盡士
死者過半而所

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糝毛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曰羝乳乃得歸音教地藏也飲去聲音嗣音妍入聲
羊曰羝乳孕育也謂待羝而乳乃得釋
武歸猶秦言待馬生角釋燕丹也
○二年遣李廣利擊匈
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
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好去聲
掌案察察察即今提刑使也斧
○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
○太始三年帝東巡瑯琊浮海而還瑯琊郡屬山東今沂州
○四年東
巡祀明堂修封禪明堂在泰山趙氏曰周天子
○征和二年
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云
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使客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
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

殺楊匈奴亦萬
餘人且引且戰
連鬪八日還未
到居延百餘里
匈奴避絕道
陵食乏而救兵
不到虜急擊招
降陵曰無面
目報陛下遂降
匈奴其兵盡沒
亡散得歸漢者
四百餘人

振太子宮云云
充舊與太子有
隙故為誣言
劉屏山曰田千
秋一言悟主何
哉武帝惑於鬼
神之說託以白
頭翁故臣因其
悔悟故以鬼神
之事故一言悟
主傳中亦言千

悔既深下詔
既悔深下詔
悔既深下詔

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
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
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
當答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巫蠱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
惑惑也折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

符厭俗之為魅故曰巫蠱作者起也甘泉宮在鄠縣治平聲
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
道惑衆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
祀之至是武帝畫寢殿木人數千持杖擊帝帝驚悟遂病乃
掘之得木人白告也厥音教三輔漢以京兆扶風馮翊為三
輔辰音君个聲音里平聲矯制詐為制詔逢迎也湖縣名
未詳所屬經也寢郎官掌
高帝之廟上書之上聲
○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
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五原郡屬山西今豐州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

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
往之悔輪臺西域國名接交渠梨
○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

秋敦厚有智。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太子。悔見。悔過。自新。以固漢家之元氣。

武帝。尹起。華曰。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無。主。獨。晚。年。託。孤。一。節。其。明。然。光。日。碑。築。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公羊。傳。曰。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讎。也。何。嘗。爾。遠。祖。也。哀。公。京。乎。周。紀。侯。諸。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

內事。末。事。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

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上在位五十

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

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五柞宮在扶風。鞏。犀。縣。有五柞木。因以為名。上雄材大略。承

文景。豐。當。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患。如。齊。襄。

公。復。九。世。之。讎。數。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

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音惟。覆音伏。九世之讎。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讎。而戮殺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敷音朔。下並同。幕。漢。同。無。王。庭。沙。漢。之。南。無。匈。奴。王。庭。斥。音。尺。開。廣。也。受。降。城。取。受。匈。奴。來。降。之。義。東。西。中。三。城。全。書。註。東。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元。屬。武。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城。在。榆。林。即。五。原。也。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

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梁。臺。作。承。露。銅。盤。高

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

作蜚廉。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

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

壁。門。立。神。明。臺。壁音蜀。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關。內。舊。云。因。以。香。柏。為。梁。而。得。名。國。合。拱。曰。圍。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上。舊。曰。仙。人。掌。擊。玉。盃。以。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謂。可。長。生。館。音。貫。蜚。廉。神。禽。名。謂。置。其。像。於。館。上。蓋。音。行。即。承。露。金。莖。也。首。山。宮。筌。蹄。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一。云。龍。首。山。在。關。中。作。宮。其。下。因。名。建。章。宮。在。安。西。圍。音。摧。上。聲。歐。關。也。漸。音。尖。取。水。出。漸。漬。之。義。梁。橋。也。壁。門。以。玉。為。飾。故。曰。壁。門。神。明。臺。自。鳳。閣。以。下。至。此。皆。在。建。章。宮。內。作。明。

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

級。造。鹿。皮。幣。白。金。光明宮。在安西。爵級。元朔六年六月。詔。令。武。功。爵。級。十。七。萬。九。直。三。千。餘。萬。金。皮。幣。曰。金。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幣。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桑。弘。羊。

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與。利。以。佐。費。置。鹽。官。算。舟。車。造。緡。

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僅音勤。均。輸。者。立。均。輸。官。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雜。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賈。賤。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賈。音。非。去。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封禪書註索隱。曰。莖。疑。衍。也。三。輔。黃。圖。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上。有。承。露。盤。

造鹿。皮。幣。亦。神。山。名。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元。朔。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賣。官。名。曰。武。功。爵。非。置。賣。官。名。曰。武。功。爵。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塩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均輸。官。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雜。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賈。賤。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賈。音。非。去。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立均輸。官。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雜。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賈。賤。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賈。音。非。去。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而相雜輸也。平準者。籠天下之貨物。賤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賈音非去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萬物不得騰踊。佐助也。賈音非去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聲鹽官。主管權鹽鹵之務。舟車。見上。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緡音民。緡絲以買錢也。

造緡錢之造術
武帝紀先是來
弘羊言輪臺東
有溉田可遺屯
田卒詣田所墾
田築亭以威西
國云云上乃下
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云云自是
不復出軍而封
田千秋為富民
侯

以嚴
見憚
除義取于去故
官就新官也
欲而丞相連以誅死
其人則李蔡青
仁義
趙周事詳于
綱目
亦卒以罪死賀
與子敬聲為朱

一緡千錢。筆蹄云。千錢出算二十。蓋一緡則取稅二十也。微
無也。幾音機。不免為秦言。若無罷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
之悔。則幾與秦。所用丞相初惟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
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蚡音憤。專擅也。除。授官
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也。

○林曰。自此之後。武帝遂攬權綱。不假借於臣下矣。公孫弘
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
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

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也。其間上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
見用。不貸。不寬假也。兒音倪。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為東

海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上方招文
學。嘗曰。吾欲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慧也。他日又曰。古有社
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曰。臣
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淮

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
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

踞廁見之。如黠。不冠。不見也。留內之內。京師也。東海郡屬淮
西。今海寧州。閩音甘。入聲。元卿

筮蹄曰。入為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云云。猶言如此。如此。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胡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病。九人君鮮

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能克己。空
欲者也。齊小白。晉重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

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官。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圍
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
神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

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心。不
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是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大
乎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物無非理。事
無不善。唐虞之治。不過乎此。淮南王安。淮南厲王長子。文
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安繼封。發蒙。漢書註。如發物上之蒙。直
取其物也。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補其過失。拾其遺缺。
也。為上之為去聲。踞。廁。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

安世所誣死獄
中。內京師也。
云云。猶云如此
也。即下文欲效
唐虞之治之事
武帝誠多欲之
君也。而每口談
仁義。故黯此言
直折深中武帝
膏肓之病。
蘇東坡曰。古之
賢君。知直臣之
難得。忠言之難
聞。故生盡其用
而沒思其言。可
謂樂賢好德之
至矣。漢武帝雄
才大略。不滅太
宗。汲黯之賢。過
於世南。世南已
死。太宗思之。汲
黯尚存。武帝厭
之。故太宗之治

後異
材智
招選

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

半天下也

史註今猶即今

也謂今日後即

召君

刺或以為瀾廁

似是

通鑿拜衛青為

大將軍諸侯皆

屬焉尊寵於群

臣無二公卿以

下皆與奉之獨

及賤與尤禮人

或說黯曰大將

軍尊重君不可

以不拜黯曰以

大將軍有折客

及不重耶大將

軍聞之愈賢黯

數請問國家朝

廷所疑過黯如

於平日

吾虞通吾丘復

起蹕廁者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

吾其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

詞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嘗語上

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

死臣朔饑欲死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

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

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莊助漢書

帝諱改莊作嚴在左右莊助也朱買臣也吾其壽王也司馬

相如也東方朔也枚皋也終軍也皆臣姓名論去聲好去聲

諷音魁譏戲也諸合和也俳優般做雜劇人也俳音排語去

聲伏日三代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

庚為末伏曆志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舊制自李少君

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

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差楚互切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學之

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

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

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雁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文章

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之風焉帝壽七十而崩葬茂

陵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

郊廟武帝嘗祠五時獲白麟幸東海獲赤雁幸甘泉芝草生

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雁芝房寶鼎之歌薦

于郊廟以絃歌之三代夏殷周七十通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鉤戈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

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

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文章始盛有三代風

先母

門

公賜

堯

姓

字景曰侏儒容

貌短小

衰了凡曰按東

方生字景情好

傳受經術博觀

外家語嘗自謂

遊世金馬門者

太史公薄其滑

稽與優孟等同

卿亦淺乎知公

矣攻之傳記西

王母獻桃鄰兒

三偷等說則公

又似方外者流

也但即其從容

談笑於殿陛間

犯暴主而不怒

觸權貴而不恤

公車上書凡用

三千秦饋驕牙

出豫知速方歸

義請斬安幸董

偃而數其罪南

霍光

西漢孝昭始元

三十一

山屬上林苑則諫其三不可誅不避親則奉觴帝所上壽至老且死猶勸帝速巧佞退諛言史謂其直諫有所補益豈枚舉輩所能及哉

尹遂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持漢節節者行者所執之信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後世漸長數尺

蘇武

勸武降下諸史

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誣音遣去聲少未聲○胡曰處難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婦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者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乎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且武帝第三子治平聲○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爲典屬國（去上聲摘也詭過委切詐也須髮同典屬國官主變夷屬國屬音燭胡曰卜式爲齊相一言中主意遂登三公馬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出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真志士仁人也豈在下僞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且如顯賞以勸其臣設不亟習變我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爲霍光婿生女立爲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爲所愛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旦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爲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

有武字漢便知之常惠私教使者也綱鑑精要曰武之歸係于常惠之一言是天備其衷以結單于而使忠義不淪于絕域也

武爲典屬國見霍光不能崇獎忠義以風天下

上官桀以外祖專制

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

羊爲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

漢書卷之八

燕王

綱目集覽畫室

上知

者室中有武帝

燕王

所賜周公自

畫

謂彩畫之室成

帝

生於甲觀畫

中

彩畫之堂武

帝

使黃門西周

公

負成王圖賜

霍

光安知又畫

於

室中乎

本

傳注室中有

周

公負成王畫

圖

止其室中者

有

所倚也

尹

起莘曰燕王

且

於衛太子取

亡

之後上書求

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

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

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

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

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

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敬焉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

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

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

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

桀名也若順也鄂國在武昌蓋音甘入聲長公主昭帝城長

音張上聲為所之為且之為並去聲丁外人丁姓外人名

也光出都肄郎羽林云肄音異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總閱

試習武備也羽林者親軍官也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疾

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關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天

子警蹕之制也調去聲莫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

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大克即曰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

府言光自擅調選增益幕府校尉官也下其事下公卿講議

其事後做此畫室離畫之室廣明師古曰亭也屬耳屬通鑑

作近言光性廣明亭都肄郎之事甚近不須校尉言如以光

調蓋校尉為非則不可不必調蓋尚書尚音常官掌出納王命

帝立宜

霍光

明

子

刺

之

思

何

天

資

之

永

惜

哉

帝

立

宜

霍

光

明

子

刺

之

思

漢書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漢書卷之八十八

三十八

為中宗孝宣皇帝十四年案紀年改元祗十三年而此云十四年者蓋即位二十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

十有四年後多倣此昌邑國在維州音博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太子據

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繫獄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

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

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

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樹復起蠶

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光等奏病已

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

卒始親政巴音以良娣漢書註女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

去聲下同令去聲治平聲華音孤罪也使治之治去聲僵音

姜什也公孫病已立公孫謂樹也言樹已仆而再立此蓋當

時之識 ○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書史

獄史

指畫地為獄

也

丁南湖曰溫舒

自少牧羊取澤

中蒲葢以為牒

編用寫書因受

春秋通大義而

為名孝廉知法

律多所平反而

為名獄吏

長安

天子

泰山

石立

復起

路溫

舒上

指畫地為獄

也

丁南湖曰溫舒

自少牧羊取澤

中蒲葢以為牒

編用寫書因受

春秋通大義而

為名孝廉知法

族

徐福上疏言抑

功臣之道使帝

能聽其言必無

少恩之議矣

昌

邑

國

在

維

州

音

博

也

公

孫

謂

樹

也

言

云

十

三

年

而

此

云

十

四

年

方

始

改

元

則

在

位

實

也

昌

邑

國

在

維

州

音

博

也

言

樹

已

仆

而

再

立

此

蓋

當

也

公

孫

謂

樹

也

言

音

博

也

言

樹

已

仆

而

再

立

此

蓋

當

也

言

音

博

也

言

樹

已

仆

而

再

立

此

蓋

當

也

言

班固贊曰。霍光受極祿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何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闢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後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天子保護萬民。如慈母愛赤子。故謂氏曰赤子。

人更為曲突。速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駟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駟乘。上疏之上。上聲。三上。上書。曲則可藏火。俄頃也。鄉使之鄉音向。焦同。傷火也。駟乘乘去聲。九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為駟乘。芒刺。芒。禾穎刺音次。針也。從音促。平聲。○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太司農。渤海太守龍其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

也。綱鑑補注曰。潢池者。潢。汚行潦之水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中。平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云。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董遂不用法。而用恩。深得弭盜之方。

趙廣漢。字叔平。涿郡蠡吾人。少為縣吏。有能。為吏。稱趙廣漢。見事風生。想其為治。無雍容氣象。是所以招禍也。

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北海郡屬山東。今益都府治之。行去聲。太司農。九卿之一。主治藏者也。渤海郡屬山東。今濱州。水衡都尉。官掌上苑。見音現。治平聲。下並同。幽。眼也。赤子。嬰兒。喻民也。潢。音黃。積水。曰潢。傳音專。去聲。罷。捕。罷。逐捕盜賊也。單車。傳車。又曰單車。解音蟹。犢。牛。犊。曰犢。何為之為。元康元年。赦京兆尹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錡項。角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

尹翁歸為右扶風

而武帝遠之望之不欲守平原而宣帝從之得夫何如曰不從汲黯之請而竟使之卧治淮陽者武帝畏黯之直也望之不願平原之守而遂有少府之徵則宣帝之能容優於孝武遠矣按此論泛論宣帝者然出此以備

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京兆尹京兆三輔一今安西府屬陝西尹其官名頴川郡屬河南今許州鉅野頴師古曰若今盛錢藏掖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許音結面相方曰許論語註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散落落聚也散落落者其聚解也鉤距晉灼曰鉤致距閉也言鉤得其隱伏之情而距塞其欺誑之說也銖音殊十索為銖二十四銖為兩擗音剔擗挑伏隱也謂發明姦邪推究隱伏如有神見長音○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上聲上聲論去聲號音豪要音腰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翔府屬也子為翁歸託也見音現不敢以邑子見翁歸也賢將漢制太守嘗兼武事故曰賢將汝不任事云言邑子之託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私意託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之語也入治翁歸竟以東海治第高第乃入治扶風三輔最扶風治效常為京兆馮翊之最最通鑿注上功曰家○二年前

魏相諫滅匈奴

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小故細事也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所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綱鑑注匈奴大

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念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右地案全書今甘肅永昌府天下以東為左以西為右王去聲巴音紀巴音以矜誇也矜芥草芥喻輕抄也殆近也顛也魯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蕭牆之內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以謂之蕭牆也上從相言此二節舊本誤在蓋寬饒奏封事下寬饒誤在二疏乞骸骨下二疏誤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羌畔誤在此下今悉依通鑿釐而

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曰卒救之為而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從魏相議乃詔鄭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正之庶無訛謬相承之感也 ○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少傅疏受少傅官名周官少師少傅少上疏之疏去聲乞骸骨乞致仕使骸骨歸葬於鄉土也祖道古之行也必有禘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供張陳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亮一車兩輪曰兩共供同為去聲夫音扶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

先零難造度云云是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十二之也

張南軒曰漢將最當以充國為

二事持久而為

不可動之計其

規模與孔明渭

上之師何異也

立瓊山曰陳曠

韓楊皆過而寬

鏡尤為可惜寬

鏡直箴宣帝刑

法中書之失使

用其言治効當

何如也嗚呼人

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曰卒救之為而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從魏相議乃詔鄭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正之庶無訛謬相承之感也 ○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少傅疏受少傅官名周官少師少傅少上疏之疏去聲乞骸骨乞致仕使骸骨歸葬於鄉土也祖道古之行也必有禘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供張陳設也供音恭去聲張音帳兩音亮一車兩輪曰兩共供同為去聲夫音扶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

先零難造度云云是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趙充國老成持重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網鑿註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而奏上

魏相臣為國除弊政

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貫誼晁錯董仲

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

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

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貫誼晁錯董仲

但一寬饒而已
哉此治日所以
常少而亂日常
多歟
休告古者名吏
休暇曰告謂請
休耳

丙吉為政之時
政治之不得刑
罰之失中不肖
之未去忠賢之
未進可勝紀哉
釋此不慮而慮
於牛喘以求陰
陽之和亦疎
乎
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遂與
望之為隙取禍
韓延壽以在東

司馬凍水曰當
丙吉為政之時
政治之不得刑
罰之失中不肖
之未去忠賢之
未進可勝紀哉
釋此不慮而慮
於牛喘以求陰
陽之和亦疎
乎
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遂與
望之為隙取禍
韓延壽以在東

郡時車服侍衛
奢僭逾等事棄
市
通鑿吉病上臨
問以誰可以自
代者言薦社延
年于定國陳萬
年薨蓋曰定後
三人居位皆稱
職上稱吉為知
人
重聽以聾故也
方正學曰漢史
稱黃霸為相功
名損於治郡時
昔者嘗惑之謂
豈有才如黃霸
而不能為相者
乎後觀其為政
所奏然後釋然
知其故蓋宣帝
不能盡霸之才
非霸不能也
人上書大僕戴

憑音七三輔之一。今同州。屬陝西。音廿。入聲。思過。有幸
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良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之
戒。勉屬坐事。事見通鑿。○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
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爵。長史許丞老
病。霸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
傷。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
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
九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
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治郡時長史
音張。上聲。長史。官主佐郡。即郡丞也。又曰。治中。又曰。別駕。督
郵。官主糾察郡吏。即郡錄事也。今廢。此職。音朔。音亦。下
同。治道之治。平聲。去聲。去上聲。○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
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
常平倉。令音挑去聲。○殺前光祿勳楊惲。惲。廣漢人。

倉平
穀光
祿勳
楊惲
人上書大僕戴

各表下
西漢孝宣五鳳
四十三

長樂告憚怨望

為妖惡言

綱目其友安定

太守孫會宗與

憚書諫成之為

言大臣廢當聞

門惶懼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

酒後耳熱猶言

酒力酣暢也生

方又切瓦器也

擊之以節歌鳥

為素聲關中舊

有此曲南山高

在陽人君之象

也豆莖零落在

野喻已見放棄

也

論趙

蓋之

楊之

死為

政之

累

綱鑑注五日京

兆言不久當去

京兆尹

崔浩曰亡無也

命名也逃匿則

上書告憚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憚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憚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憚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太逆無道要斬

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掖。即光祿卿也。武帝改曰光祿勳。憚音醞。上聲。下同。行衛之行。去聲。伏臘。伏。伏日。見前。臘。索曆書云。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日。同。勞。去聲。嗚。嗚聲也。穢。於廢切。惡草也。頃。音傾。上聲。其。豆莖也。樂。音洛。惡之。惡。音烏。去聲。要。音腰。○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揚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祭辭有所案驗。辭

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辭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歲餘京師。枹鼓數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敞音昌。上聲。處。音杵。履其矣。不舉行。有章劾。三五日。當免。為。去聲。上書。之。上聲。亡命。逃也。數。音朔。驚也。○黃霸卒于定國為丞

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霸音漾。姑。夫母曰姑。妨音也。象。山頂之。臆。起。令。平聲。○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

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霸音漾。姑。夫母曰姑。妨音也。象。山頂之。臆。起。令。平聲。○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

也。象。山頂之。臆。起。令。平聲。○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

也。象。山頂之。臆。起。令。平聲。○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

朝于來也

國功

吳養心曰慶元
間中興輔佐孰
優論云定策如
博陸濟治如丙
魏靖遠如充國
實之前列夫誰
曰不然安世以
謹厚開延年以
寬和著蕭望之
梁立質以文學
顯其他如韓如
劉亦不過一藝
一能之士未見
有卓然之功也
而蘇武大節凜
然乃真之於群
臣之後帝豈無
見於此哉蓋猷
麟之圖繪正遠
人觀聽之所繫

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五單
者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卑鞞單于烏籍單于邪音耶
上書之上上聲欸音寬上聲叩也音翻音翻離也○荀悅曰春
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我狄道里遠遠人跡介絕
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卷
莫敢不來王故蒙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
令如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
度失序以亂天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
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
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安西博陸
○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凡二十五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閣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
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9

漢家自有制度

彼其平日之所
畏慕者知有武
而已一旦顧瞻
傑閣歷數元勳
而疇昔敬畏之
人乃助然特居
辭臣之後必相
顧駭愕私相告
語以中郎之大
節如此且居群
臣之下則凡僣
然其右者其功
德顧可量歟將
益信中國人材
之盛而隱然有
虎豹在山之勢
矣夫如是寧不
足以示中國之
大而杜外夷窺
伺之心哉

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
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爾書劾屬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
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
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私喜首稱藩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
皇帝本始即位二年戊申改元杜陵在鳳翔府閣閣門曰
刺音次守音獸相去聲璽書詔書也璽音徒御印曰璽秩將
品也信賞必罰必審也信而後賞密而後罰音宗去聲秩
數通稱其之稱去聲值音治推音吹信威之信
音申秩音首誓音答頭至地曰誓首音謀齊也
孝元皇帝名詡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
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漢書卷之二十一 孝元初元

王霸無異道宜以温公論爲定規網目發明曰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用心於民事凡見於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迷反爲基禍之主何哉優游不漸戚臣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云

四人

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從音跋平聲眩音縣亂視也一說目無常主曰眩○司馬温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自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个主之不爲非先王之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後漢周孔諸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少去聲毒死宣帝本始三年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淳于衍毒殺之而以其女成君爲皇○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王莽之禍覽萌於此○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

同心謀議尹氏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爲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至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

可與之有爲哉通鑑顯等今渴者召望之望之望之自罷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女官頁下八口各按不

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之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詐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生爲

女官頁下八口各按不

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卻
食泔法哀動左
右召顯等責問
以議不詳皆免
冠謝良久然後
已足歲恭死遂
以顯為中書令

論元 帝劫 寤
網目斷云望之
自投帝泔泣不
食矣不惟不能
罪顯又以為中
書令是誠何心
也

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高節不
誣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首以託師傳終不坐
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
傳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
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騎馳圍其第望之
飲鴆自殺宗正官掌公族更音庚史高宣帝母黨屬音燭尚
音常數音朔并下同給事中中書令官掌中書摠機要僕射宰
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中書令官掌中書摠機要僕射宰
相亦曰僕射慈音惠指指意也中傷之中去聲表裏在外為
表在內為裏以為之為去聲樞機中書都堂乃庶政之根本
摠百揆之樞機不近刑人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省音息上聲
令平聲下同視事親視政事側目段貌音屈辭塞曰詰顯
畧也塞音色快音央去聲施音試過猶罪也無所憂謂所坐
以薄罪召之望之必來而無足憂也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
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一說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
前說近是第宅也○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
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
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
顯之欺亦明矣在中知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

通鑑房曰陛下
視今為治邪亂
邪上曰亦極亂
耳今為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
自知之上曰不
知也如何故
用之房曰上最
所信任與圖事
惟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
矣房蓋指石顯
上亦知之謂房
曰已喻房罷出
後上亦不能退
顯也

西京雜記曰元
帝後宮既多不
得常見乃使畫
工圖形紫圖台
章之諸宮人皆
賂畫工多者十
萬少者亦不減

也孝元則不然使顯得肆其邪心而後臣安所懲乎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五
年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康居居音渠國在西域○永光
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自北而來朝也○建昭二年殺魏郡
太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
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
尋徵下獄棄市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易音亦見音現下獄棄市詳見通鑑○顯威權日
盛與中書僕射庾亮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
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牢
牢姓梁名少府之少去聲官掌鑾轡即將作○二年西域副
監也五鹿姓充宗名顯重貌若若長貌○二年西域副
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支單于於康居
斬之四年春傳首至京縣藁街十日都護官掌監護西域傳
音專去聲○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

于 支單 斬之 工圖 紫圖 台章 賂畫 多者 十萬 少者 亦不 減處 故懸 其頭 於此 以示 之

願塔漢以後宮王嬪字昭君賜之音帝崩在位十六年

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章成匡衡

為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

皇帝斷音端帝聲決也

孝成皇帝名翫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

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

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音教觀音貫太子宮有甲觀蓋甲乙丙丁之次也酒樂

非皇太后不得至此音常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罪免

元長也音常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罪免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

四塞關內侯譚也商也立也根也逢時也皆王太后兄弟時

王氏皆以無功為音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

年王鳳卒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音鴻嘉四年

王譚卒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恭為新

都侯音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為婕妤音接余女

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

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

南昌縣屬南昌上聲下並同景影同比數之數上聲師古

平二年沛縣鐵官鑄鐵如音四年王商卒王根為大司馬王

通監事在明年音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

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

等對皆以為陰音盜侵陽之氣也音高祖之約非功音諸弟皆以無功音侯音為侯外戚未嘗音有也大將軍鳳音飛燕懼上書辭職優音為皇詔不許音后尹遂昌曰一尉音梅福上書亦出於憤音特書不報所以音見東言之實也音梅福至王莽時音一朝棄妻子去音至今傳以為仙音

信張 顏師古曰尚方
 馬言 斬馬劍利可
 不疑 以斬馬也
 王氏 未知聖朝何如
 耳胡三省曰雲
 蓋言亦將如夏
 折檻 殷之亡也
 朱雲 以一尉而上書
 尹遂昌曰梅福
 朱雲以今而
 言事當時在位
 無非王氏之黨
 少有立異隨即
 傾斥忠直之氣
 鬱抑于下故小
 臣憤懣出位而
 言爾綱目特書

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
 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
 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必與之與音豫辟音關除也恐為之
 為去聲下同罕音漢上聲少也無與
 母同雅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
 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槐里邑屬扶風上書之上上聲見音
 現尚方監掌供御器物齣音端上聲
 將雲之將音漿檻闕也折音舌呼去聲爭
 諍同治平聲輯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綏和元年王根
 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

言事得罪既而
 釋之所以著其
 欲如罪者出於
 本心釋之者出
 於遲回不得已
 之意也嗚呼自
 是而後臣下無
 復有言者矣
 丁明丁后兄傳
 晏傅太后從弟
 帝幸
 帝幸
 帝幸

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
 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
 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翟音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母
 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用事罷太司馬
 莽就第丁傳丁明傅晏
 就第歸私第也○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
 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
 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更音庚下並
 同易音亦○帝幸董
 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幸董賢通鑿
 云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
 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建平即位二年改元太皇
 太后元帝王后中音仲
 各交下
 長卷二
 西漢漢元帝元壽

大皇 太后 臨朝 恭為 安漢 公 加莽 九錫 子嬰 詔孺 太子 恭居 攝

平帝紀莽風益 川令塞外蠻夷 自稱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一黑 雉二於是群臣 盛陳莽功德微 成周白雉之瑞 莽宜賜号曰安 漢公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 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音紀各總已職聽命於莽四年聘 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宰衡位諸侯王上宰衡通鑿曰米 伊尹周公稱號 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 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上書之上上聲 下同九錫與馬 也衣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鉞鉞 也鉅也前後所錫雖有異同而大率不出九者之目 ○臘 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 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 祚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元始即位二年改元玄孫 嬰四世孫曰玄孫東平王 曾孫也祚音祖 去聲帝立也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莽不克

恭即 真天 子位 國号 新 隆 慶 子嬰 為定 安公 荆州 盜起

廟享祭群神莽 者稱莽曰假皇 帝 綱鑑彙約曰翟 義之舉兵為得 討賊之正意班 彪以不量力訛 之何其沮人之 忠勇耶惟朱子 綱目曰東郡太 守翟義討莽而 張太其名義又 曰三輔豪傑起 兵應之而旌褒 其黨與又曰戰 不克而死之而 愍惜其敗亡

死訓誅也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 不克死東郡屬山東 今東昌府 ○初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 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者王曼之子也 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 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 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讓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 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弒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初始元 年莽即 真索通鑿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元者二曰居攝曰初始 九三年嬰音萬八人王鳳王曼王音并五侯九人聲色聲 樂女色折音舌諸父伯叔 曰諸父洽音狹和也合也 ○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 公後世權臣擅命降 謫人主實自莽始 ○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索通鑿此 節當在 五年 ○天鳳四年荆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常成

各卷六

漢書卷之八

通鑑發明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

恭美新等作又秦美新等作又

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

之也或傾謂雄家素貧苟不仕

恭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

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為心誠

使道迹立園鐵餓而沒既能不

辱其身所獲多矣

綱目發明曰伯升兄弟倡義其

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

起兵興復帝室

然後人神之憤可伸賊莽不足

平矣

與續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

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太赦改元

更始都于宛宛音庚下並同音賤去聲怯也宛音關入聲

更始元年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元年即莽也下並同

成紀隗囂兵起成紀隗屬秦州音教公孫述起兵成都府屬四川

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莽傳

首詣更始析音錫邑屬南陽曄音烏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

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

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

刀五銖錢等錯刀錯音倉入聲塗也謂黃金錯其文曰錯刀契刀直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又曰大錢直五十卯

廣一寸四方或玉或金或桃著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東名天

亦可為一說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楊雄

田曰 王田 立五 均司 市錢 府官 更作 室貨

改貨 布貨 泉貨 四方 謠吟 思漢 鑄威 斗威 節解 節解 論語 孔子 曰 天生 德於 子 桓 雅 其 如 子 何 莽 木

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之分其身節解鬻之自墓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九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

洛陽 迂都

以儒生自居故用此語也 丁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三代聖人法也而何以感民之心如此耶感民心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蓋自戰國秦項陷民水火而漢措之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威儀而想恩澤夫孰計威儀之得失哉

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子與同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子孫曾孫玄孫一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鄉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錢布司市莽詔曰周禮有餘貨樂語有五均云云立五均司市錢府官莽詔曰市者常以四時仲月定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物貨不佳均官考驗其價之貴賤使得其平錢府者民有乏絕欲除貨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官取三錢令去聲為賈農以穀粟工以什器商以貨物之類龜貝龜介龜之長貝亦介龜也生海中如車渠肉如料米古者貨貝而寶龜布說見下二十八品莽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數更之數音朔盜鑄即私鑄也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曰布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陷坑也萬數之數上聲鬻奪同通鑿註衆口愁聲墮音皇災蟲如北斗狀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而為之以其威禦群雄故曰威斗厭音葉鬻音葦切肉曰鬻謂逐節也 ○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赤眉為所殺自立至亡九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

所之為去聲○司馬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

曰吾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夫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惠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將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置後世皆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溢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歸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狽不暇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罔民玩兵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雖漢宗室以懼而立考其即位立朝群臣奉愧刮帝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萌日夜飲燕群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矣又失之矣

敖龍頭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二

